

HuilanStudio

NOTEBOOK

A Fall

Chopin

HuilenStudio

THE FALL of Chopin

坠落的肖邦

Written by LeBaor

A

信息

《THE FALL OF CHOPIN》

Written by LeBaor.

Team: HUILAN LITERARY SOCIETY

Publication date: 2025 年

Version information: Self-printing

Copyright Notice: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复制。

Praise:

Siyuchen's review:

我想当女主。

RoadXY:

If can join in your novel, I am glad, and thankful.

Based on a true story.

The real name has been hidden.

Contact us:

Email:lebaor@vip.qq.com

X（推特）:@NaH1Baor

Web Information

如果您想在 Web 上阅读，请访问：

<https://qiannianhz.github.io/Huilan/>

注意：您可能需要使用虚拟代理打开该网页。

在网页上如何获取下载地址（截止 2025 年 4 月 11 日）？

如果你的网络条件比较好，请打开网页后，找到 Department1 下的 Download PDF from Github。然后根据仓库里的指示，下载电子版。

如果你的网络条件相对较差，打开网页后点击右上角切换到中文，然后使用阿里云盘下载。

注意，阿里云盘的更新速度相对于 Github 可能会晚那么一会儿。

前言

留白 → 皴染 → 氤氲

枯笔 → 题跋 → 落印

此外，请辨认字体：

宋体：一般表示主角所看所见所想的一般描写，常用宋体描写。

当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我就对她有了很高的兴趣，认为她是一个有趣的人。还记得那一次：……………

“欸，你又不开心嘛？Rain。”

“我让你打我了吗？……”

我感觉这次是不是玩过头了……

还有一种：

楷体：一般表示主角外的描写，比如除了主角以外的人的心理，其他背景信息等。

那天，JsonJeb 在想，要不要继续管她。如果不管 Rain，那么可能她势必会影响到和其他的人的关系，可能因为她，一切的关系就会开始复杂起来。自从上次，那些人开始观察到 Rain 和她感情的时候，那些人一直很生气，但气不到什么，认为这是属于她的一种自由。

您当前持有的版本：100-A。

目录

目录

A	1
信息	2
前言	4
目录	5
Opening	0
Fortnight 上篇	1
第一部分 留白	1
第二部分 皴染	14
第三部分 氤氲	36
Drak Rain 下篇	49
第四部分 枯笔	49
第五部分 题跋	52
第六部分 落印	56
尾声 水墨画	64
后记	67

Opening

Fortnight

我想我应该被送走，但是他们忘记来接我。

特别提醒：

如果您想了解 A 版与 B 版的区别，请访问：

<https://qiannianhz.github.io/HuiLan/>

这里的补充信息：

A 版是定制版本，专门给一个人看的。你持有的就是 A 版，Rain。相较于 B 版，内容经过筛选。

B 版相较于 A 版，内容更自由。



扫描这个二维码。你可以跳转到 Web.

然后，点击 Department1 的 More works...来了解更多。

如果你打开网页时提示网络，请尝试更换浏览器。目前已知微信自带，QQ 自带，国产定制系统浏览器会拒绝连接，请使用诸如 Edge，Chrome 类的原生浏览器。如果实在不行，请尝试稍后再试或者更换网络环境。

Fortnight 上篇

第一部分 留白

Rain 低下头，目光落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调侃的笑意。她的笔尖轻轻划过纸面，写下一行字：“Sad, Aurora?” 我没有抬头，继续假装趴在桌上睡觉，试图用沉默掩盖内心翻涌的情绪。我不想让她看见我脆弱的一面，更不想让她察觉到我的失落。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后低下头，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文字。她的动作轻快，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我知道，她总是这样——敏锐、直接，却又不会给人太多压力。

说到她，我不禁想起了这学期以来的种种。故事的开端，仿佛就在前几个星期，一切还是那么平静，却又带着一丝微妙的波澜。

那时，我新学期刚刚开始，经过适应，终于在新班级里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一切似乎都在正轨上，直到我注意到她——Rain。她总是和我的朋友 GayRo 走得很近，两人有说有笑，仿佛从第一天起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伙伴。她的笑声清脆，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自信，那种外向的气质让人无法忽视。

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她挺有意思的。她和我们班上的其他女生不太一样，既不拘谨，也不刻意迎合谁。她会主动和男生开玩笑，甚至偶尔会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比如突然拍一下 GayRo 的肩膀，或者在他回答问题时故意打断他，气氛很活泼的样子。

那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个爱闹的女生，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她的外向背后藏着更多复杂的东西。她像一团火，温暖却危险，吸引人靠近，却又让人不敢靠得太近。

我不知道自己对她生出几分特别的情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记忆里，第一次对她留下深刻印象，是在上微机课那天。她站在 GayRo 身后，双手托着，小蹦小跳地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Guyliguyli.....”那声音轻快又随意，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GayRo 转过头，皱着眉看向我，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问：“Aurora，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傻的？”他手指着 Rain，脸上带着点无奈。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Rain 还在那儿自顾自地蹦跶，她的头发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脸上挂着那种招牌式的笑。我愣了一下，心里暗想，她长得其实挺好看的啊，别人只是活泼了点，怎么就成傻了呢？于是我随口回了一句：“没事的啊，我觉得她还挺乖的。”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

Rain 似乎没听见我的话，但就在我说完的那一刻，她的身子明显顿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中了似的。那一瞬间的停滞短暂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随即她又继续哼着她的“GuyLiGayLi.....”，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盯着她的背影，心里却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她是听到了吗？还是只是巧合？

靠在一旁的 Goluld 突然笑了，斜着眼看我，语气里满是揶揄：“喂，Aurora，你看到哪个都觉得乖吧……”他的声音带着点不屑，像是故意的玩笑挑衅。我没理他，只是低头盯着地板，耳边却还回荡着 Rain 那轻快的哼唱。

不得不说，那一刻，我是真的觉得 Rain 有点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乖巧，而是带着点灵动和随性的味道，像一只不听话却又惹人怜爱的小猫。她让我想起了一些模糊的影子——或许是一个未曾谋面的故人，或许只是沉睡在我梦境深处的幻影。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但每当她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带着那份调皮又危险的亲密感时，我的心跳总会不自觉地加快几分。

.....

那天的自习，教室里弥漫着一股倦怠又微妙的氛围，我坐在靠前排的位置，手里攥着笔，却怎么也静不下来。脑子里乱糟糟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心底深处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好想我的前女友啊。想她的笑，想她生气时皱眉的小动作，想那些早就被时间模糊的片段。不行，我得做点什么，不能老这么沉在回忆里。我咬了咬牙，翻开笔记本，决定写个小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都倒出来。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场景，像老电影的胶片，一帧一帧地展开。

“……”（以下内容来自《Encore》。）

晚自习，电影。

“欸…克林顿…”

“怎么了”克林顿对 Bazaka 的叹息疑问。

“你自己看，你同桌，***挨着别个坐去了，啧啧啧…” Bazaka 开始摇头，“你不应该离开你的位置，我都替你感到着急呀。”

“那怎么办？”“你直接把她锁在里面，喊她哪儿都别去！”

次日，晚自习电影。

“石头剪刀布！”

克林顿又输了，被劳拉打手心了。

终于写完了这一段，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心里那团乱麻好像被梳理开了一点。忍不住有点小得意，赶紧把笔记本递给 GoHoho 和 GayRo，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自习课上，我坐在位置上，心跳有点快，像在等着什么判决。不一会儿，GayRo 从几个座位外探过身来，手里比了个“666”的手势，咧着嘴喊：“牛啊！快更新！”他的声音压得不够低，引得旁边几个人偷偷瞄过来，我赶紧低头假装没听见，脸上却有点热。

GoHoho 也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低声说：“厉害啊，兄弟，快更吧，吊人胃口可不好。”他语气里带着点调侃，却又真诚得让人挺暖心。

我笑了一下，刚想说点什么，突然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不见了。“我本子呢？”我四下看了看，有点慌。

“在那儿，”GoHoho 随手一指，“在 Rain 那儿，我后桌。”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Rain 正低着头翻着我的笔记本，手指随意地划过纸面，嘴角微微上扬，像在琢磨什么。我心里一紧，有点懵——怎么到她手里了？直接把我的小说拿给别人看，还是给女生看，这多不合适啊！我脑子里一团乱，尴尬得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

“哦...哦，好吧。”我小声应了一句，表面上装得无所谓，心里却像被猫爪挠了一下，痒痒的，又有点不安。Rain 抬起头，目光扫了我一眼，那一瞬间的眼神让我心跳漏了一拍——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她会怎么想？

.....

我趴在桌子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正试着让自己沉浸回小说的世界里，手指无意识地转着笔。就在这时，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一愣，抬起头，耳边传来一个熟悉又带点懒散的声音：“嘿！Aurora，你的笔记本。”

我转过身，是我的左边同学，手里随意地捏着我的笔记本，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把本子递过来。我接过本子，心跳莫名快了一拍，忙低声说：“哦，好的，谢谢。”声音有点干巴巴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自然。

总算拿回来了，我松了口气，翻开笔记本，准备继续写下去。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指顿住了——本子里多了一张折得不太整齐的纸条。我好奇地展开一看，上面是一行娟秀却有点随性的字迹，明显是

女生的笔锋，应该是 Rain 写的。纸条上写着：「本来挺有氛围感的，结果突然一句脏话，笑死我了。」

我盯着那行字，脸一下子热了起来，心里涌上一股尴尬——哎呀，她果然看到了，还特意留了条评论！不过转念一想，不对啊，这故事本来就是现实改编的，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有什么好尴尬的？我撇了撇嘴，干脆撕了张纸，刷刷写下一行字：「这些都是我的真实经历知道吧」然后趁着老师不注意，把纸条折好，偷偷传给了她。

没过多久，纸条又传了回来。我屏住呼吸打开一看，她回了一句：「不得了/ww」。那语气轻快得像在调侃，又带着点俏皮，连“不得了”后面还加了个“/ww”，像是网络上那种笑出声的表情¹。我盯着那几个字，忍不住嘴角上扬，心里突然对这个女孩多了几分好奇——她说话的感觉怎么这么有趣啊？不刻板，不做作，像一阵风似的，抓不住却让人想多靠近一点。

我摇了摇头，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拉回来，翻开笔记本，继续写我的小说。笔尖在纸上滑动，教室里上课的铃声却在这时响了起来，老师的声音从讲台传来，单调得像催眠曲：“I am a robot...”我一边机械地记着笔记，一边偷偷瞄了 Rain 一眼。她正歪着头，手撑着脸，似乎也在听课，但那双眼睛却偶尔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像在计划着什么。

我低头笑了笑，心想，这女孩还挺有意思的。笔记本摊在桌上，纸条还夹在里面，像个小小的秘密，提醒着我——也许，这个故事里会多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角色。

上课还是一如既往地无聊，窗外的阳光²懒洋洋地洒进教室，在桌面投下斑驳的影子。我低头，笔尖在纸上滑动，继续写我的小说——记录那些已经过去、但仍然停留在心里的事。

¹ /ww:不记得当时的表情符是什么样了，用这个将就看吧。

² 但是是秋日阳光。

就在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嘿……把本子给 Aurora！”

声音从前排传来，带着一点随意。我还没来得及抬头，左边的同桌已经拿着本子拍了拍我的手臂：“喏，给你的。”

我怔了怔，随手接过来。是一本英语作业本，但封面被指尖翻得微微卷起，显然已经被传递过几次。我有些疑惑地翻开，视线落在密密麻麻的字上。

——小说？

字迹不算工整，但笔触流畅，带着一股随性而真实的感觉。我扫了一眼内容，讲的是一个姓苏的女生，喜欢上了一个姓刘的男生。文字间埋藏着细腻的情绪，人物的心理活动被刻画得很到位，那些微妙的犹豫、期待、不安……都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

比起我自己写的东西，她的文字似乎更……怎么说呢，更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张力。

我一页页往前翻，直到封面，终于看到那个写着名字的地方——

「姓名：Rain」

心跳仿佛轻轻顿了一下。

是她？

指腹不自觉地摩挲着那几个字母，脑海里浮现出她平时随意又狡黠的神情，还有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调侃。

她居然会写小说？而且，还写得这么好？

我合上本子，抬头看了一眼前排的方向。她正歪着头，手撑着脸，像是在发呆。

忽然，她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侧过头来，视线和我撞上。

四目相对的瞬间，她微微一挑眉，嘴角勾起一个若有若无的笑。

像是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又像是……根本不在意。

我低头轻笑了一下，手指敲了敲本子的封面，把它收进了桌洞里。

看着外面的窗，带着一点寒意，也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

这个故事，或许会比我想象得更有趣一点。

.....

自从那天收到她的小说后，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

她继续写，我也继续写。每次交本子时，我们都会在小说里夹杂一张小小的纸条，写下对彼此作品的点评，或是一些无关紧要、却又充满挑衅和试探的话。

每次拆开纸条，读到她的回信时，我总会忍不住笑，然后迅速抬头看她的方向。她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像是在等着看我的反应。偶尔，她会对我眨眨眼，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挑衅，又像是游戏里掌控节奏的玩家。

可我渐渐发现，虽然她平时表现得那么随性、那么敢说敢做，但她的小说却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小说里的女生——那个代号“苏”的女孩，和她现实中的形象相去甚远。

她在小说里是个拘谨、容易害羞的人，面对喜欢的人时会心跳加速、不知所措，感觉连牵手都要犹豫半天。整篇故事充满了一种青涩而内敛的情感，与她在现实中随意调侃、笑得放肆的样子完全不同。

她，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我忍不住开始思考——这究竟是她故意塑造出来的故事，还是她隐藏的一部分？

但我没有去问。

.....

那天，她传来了一张新的纸条。

「给我联网，学校那个网要账号密码，你不给我我不更了哈。」

我低头看着纸条，哭笑不得。

这家伙.....居然还反客为主了？

我拿起笔，回了一句：

「你还反客为主，难道不是你不更我就不给你联了吗？」

可写完后，我总觉得这样回有点过于强硬了，像是在和她较劲，便在纸条下方又补了一句：

「你回去加我微信吧，我到时候给你发过来，或者到时候再说。」

折好纸条，趁着老师背对着黑板写字，我手腕一翻，悄悄把它传了回去。

她很快就收到了，没有立刻看，而是用指尖捏着纸条，在手里转了一下，像是在故意吊我胃口。等到几分钟后，她才慢悠悠地展开，视线落在上面，忽然笑了一下。

她抬起头，目光穿过几排课桌，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

星期五放学，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收拾东西。我把书包往肩上一甩，正准备离开，忽然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

“你要加我微信吗？”

她的声音在身旁响起。

我转过头，看到她走在我桌子旁，语气漫不经心，眼神却带着点期待，像是在等待我的回答。

“好。”我点点头。

可随即，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没带手机。

沉默了几秒后，我干脆撕了一张纸，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随手折了一下，甩给了她。

然后等她收到纸条，她把纸条收进口袋里，转身准备收拾东西，离开教室。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道锐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心里“咯噔”一下，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顺着那道目光缓缓转过头——

班主任正站在讲台上，目光如炬，盯着我刚刚递出纸条的方向，脸色阴沉得可怕。

教室里安静得出奇。

我手指微微一僵，心底腾起一丝寒意。

完了，扰乱她的权威了。

害怕了。

.....

回去后，我打开手机，看到一个新的好友申请。

点开一看，果然是她。

我点了同意，没过几秒，那个头像的灰色小人变成了彩色，提示着好友关系的正式建立。

她的昵称是「Rain」，和她在本子上的签名一样。

可我还是想确认一下，于是我随手发了条消息：

「Rain 嘛？」

几秒后，她回了一条。

「刘皓。」

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一会儿，忽然皱起了眉。

刘皓？

这不是她小说里男主角的名字吗？

什么意思？她在暗示什么？还是随便乱答的？

我本想再问一句，但想了想，还是直接进入正题，问她学校的网络到底要怎么弄。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弄？」

她很快回复。

「下个星期给我弄。」

……行吧，那就等下个星期。

返校后……

说实话，看了她的小说之后，我难免对她本人产生了更多的兴趣。

小说里的她，和现实中的她，真的很不一样。

就像……一个梦？

像是我某种未曾触及的幻想。

她是那种人吗？她真的喜欢过刘皓那样的人？

我一边想着，一边在教室里收作业，身边的同学陆续把本子递过来，我低头数着，突然——

“砰、砰。”

两个拳头轻轻敲在我的背上。

力道不重，带着点随意和调皮。

我转过头，一眼就看见了 Rain。

她站在我身后，仰着头看我。

她个子很矮，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整个人像个小小的 Potato（土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身高，她显得特别小只，甚至……格外可爱。

她那双眼睛亮亮的，带着点玩味和期待。

我看着她，问：“怎么了？”

“给我联网。”

她理所当然地开口，声音很轻，但语气却透着点命令的感觉。

我看了她一眼，忍不住笑了笑：“等会儿，我收作业。”

“好。”

她竟然这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转身，背着手慢悠悠地走开了。

她真的，和小说里的她，一点都不像。

大课间的时候，她叫了我几次。

“嘿，Aurora——”

我装作没听见，低头摆弄着手里的笔。

“喂，Aurora！”

她的声音拉长了一点，带着点不耐烦。

我终于抬起头，看向她。

Rain 正坐在座位上，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手里拿着手机，朝我晃了晃：“过来，给我联网。”

我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起身，走到她旁边。

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屏幕上一个网页卡在加载界面，转圈转得让人心烦。

这个手机看起来有点旧，边角的塑料壳都有些发白了。

我想起来，上次她的手机好像被收了，看来这是她的备用机。

“哎呀……等一下。”她咕哝了一句，手指在屏幕上滑了几下，“这个网页慢死了，我这备用机卡得要命。”

她的语气有点无奈，但又透着点不正经的调侃，像是在埋怨，又像是在演一场无所谓的小戏。

我顿了一下，忽然觉得她的语气有点耳熟。

再仔细一听——

……这不就是 GTA 里的崔佛吗？

她讲话的腔调，甚至带着点那种疯疯癫癫的感觉，直白、随意、不加修饰，带点神经质的幽默。

女版崔佛。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差点没忍住笑。

不过，我还是手脚利索地给她联网，没几下就弄好了。

“行了。”

“好嘞。”

她甩了甩手机，像个小混混似的点了点头，完全没打算再说什么。

我也没多待，转身走开了。

我们依旧交换着小说。

一本本子，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

有时候她会在小说里夹一张纸条，写上一句随意的话，甚至是一个带着“/ww”结尾的调侃。

有时候我也会回她几句，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带着点游戏性质的对话，没有明确的方向，也不需要明确的方向。

直到有一天，教室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那天老师宣布换座位，我本来没怎么在意，随手把书收起来，等着调动。

等到新座位安排出来，我才发现——

我和她，意外地靠得很近。

近到我稍微一侧头，就能看见她侧脸的轮廓……

近到我们稍微侧头看，就会四目相对……

近到……我们之间的这点微妙关系，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第二部分 皴染

其实最开始搬进新教室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好兄弟坐在一起的。那时候我们挑了个靠后的位置，离黑板远得只能眯着眼看字，教室后面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懒散的味道。可没过几天，班主任就盯上了我。她大概是觉得我的成绩还不错，放我坐后面实在太浪费了，非要把我调到前面去。于是，我被挪到了 Rain 旁边——严格来说不算同桌，也不是前后桌，而是“同桌的同桌”，有点像被塞进了一个尴尬的夹缝里。

我的正牌同桌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 XinRoa，一个挺安静但偶尔也会露出点锋芒的女生。早在换位置之前，我就隐约觉得她和 Rain 挺合得来，俩人凑在一起时总有种默契，像早就认识似的。

今天下午，刚换好位置没多久，Rain 就侧过身凑了过来，声音里带点撒娇的味道：“欸，Aurora，帮我连个网呗。”她眼睛眨了眨，语气软得像在哄小孩。我本来是想拒绝的——毕竟教室里联网这种事，风险系数不低，万一被抓到可不好交代。可她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太会演了，像块奶油蛋糕似的，轻轻一戳就把我心里的防线给融化了。我叹了口气，妥协地拿出手机，侧过身子，小心翼翼地准备给她连上。

就在我低头捣鼓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班主任的声音：“那个.....”她喊了个同学的名字，语气平淡却像炸雷一样在我耳边炸开。我吓得手一抖，心跳瞬间飙到嗓子眼，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把她的手机塞到了我坐的板凳腿下面，动作快得像在演谍战片。

Rain 瞥了我一眼，嘴角抽了抽，低声嘀咕：“不是，你动作也太夸张了吧.....”

“我怕啊！”我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紧张，“我刚开始就跟你说了，给你连网的时候要是手机被收了，你肯定得骂我。”

她听了，歪着头想了想，突然笑了，声音轻快得像在逗我：“没事，真被收了我就去要回来，要不回来——那就只能骂你咯~”她拖长了尾音，语气里半是玩笑半是挑衅，眼里闪着那种让人猜不透的光。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给她连上了网。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我偷偷松了口气，心想，这女孩还真会让人拿她没办法。她笑着看着我，眼睛微微眯着说：“谢谢你！”随后便坐回了她原本的位置。

我一直以为 rain 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但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她并不怎么开朗，说实话，rain 这个人有些古怪，她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的内心，只要别人不去过多的询问她的过去，她就不会去认真的告诉别人自己的经历。可能是出于对 rain 的好奇或者是喜爱，我想多了解了解她，随后我写了一张纸条“rain，你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rain 接过纸条，陷入沉思，但没过一会儿她便给予了我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自残。”她看着我，但眼里透着一丝伤心但大多数却是好不在意，我看着这张纸条，心里五味杂陈，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她好可怕，她会不会伤害我，她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一样，传来了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

“你是不是害怕我。”

“有一点吧？”我试着回复她，怕她会伤心或者生气。但她看完纸条后却选择不回，她不再看我，盯着窗户旁来往的学生，眼中带着一丝没落，她擦了擦被泪水浸湿的眼泪，但却有些含蓄，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哭的样子，当时的她想的是什么呢？

她突然下定决心，将借我的红笔还给了我，她有些认真又有些开玩笑地让 XinRoa 给我传达，她说：

“既然害怕我就不要接近我。”我当时不知是什么心情，任由着她气愤的离开这，等她离开后，我特别烦恼，手上的题也不想再继续的写，我望着她离开的方向，她回来又会理我吗？

.....

我去上完社团课后，发现她的位置空落落的，她还没回来吗？我想着，又烦躁的打开了面前的英语书，但不知为何背后凉凉的，突然只听脚步声突然在我耳边响起，只听她的一声：“啊！”

我身体抖了抖，也发出来：“啊!!!”但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和她四目对视，她眼中带着戏谑，狡猾，哈哈大笑起来，像一个阴谋得逞的坏猫。我打了她一下，让她不要吓我，她并不在意一样：

“你好好吓哦。”

她没生气了吗？还是只是问候我一下，我猜不透她到底想干嘛，却又不敢再传纸条去“关心”她，她好像跟没事人一样继续和其他人聊着天，我写了一张纸条：“你的手没事吧？”她看了，没有说话，好像回味着她和朋友们的话，并写下一段：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手上没印，我又不会杀人。”

就这样我们的关系又缓和了。

但心中的那份“喜欢”却根本藏不住，我想让 rain 知道我的那份心意，却又不敢打扰我们彼此的关系。可 rain 在和我传纸条的时候发现了端倪，但是英文她并不在意只是象征性的问我：

“Do you like eat Dove? 是什么意思？”

“你喜欢吃巧克力吗？”她点点头：

“巧克力特别好吃。我喜欢吃甜的东西。”她笑起来好甜，我发现我好像又了解了她，但没过多久，我难以压制自己的喜欢，问了她：

“那么，你知道 Dove 是什么意思吗？”

她看了看随意的写上：“Do you love me?” 英文体的字有些许随意，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她真的知道？她有时候傻傻的像只小猫，却有时候聪明的狐狸。她吐着舌头，眼神是我没见过的调戏和笑。

“我只是有一点点喜欢你，并不是想和你在一起。”

“我懂，只是朋友的友谊喜欢。”她不在意刚才的回答，就像平时一样。不，她并不懂。我的神情有些沮丧，但又不敢透露出来。

她歪着头看着我：“sad？”我摇了摇头，却觉得rain好会看人心，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她的眼睛，我总算是明白了小说中的“苏梓琪”的性格了，虽然小说中的rain并不像现实中的rain，但rain的心思好像比其他人都要细腻，但动作和想法都比其他女孩要大方，不做作。

她看起来有心事，用笔在纸上写着，不知写的什么，不过是给我写的信吗？我想着，却又忍不住去偷看。

她们马上放学了，她传过来了一张纸条：“等我走了再看”。

那张纸条上的字，我已经记不清了。

但依稀记得，她说自己只是个“替代品”之类的，说我并不是真正的喜欢她。只是误把某种情感投射到了她身上。但她又写道——我们可以做很好很好的朋友。

好吧，好吧……

我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以为，至少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可能，至少……她会“认真”考虑一下，而不是这么把答案塞回我手里。

可能她不是那种会细腻纠结很久的人，对她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干脆的，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她知道什么该珍惜，也知道什么该放下。

我却不一样。

其实，我也有一段过往。

只是，我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

我一直觉得，她比其他人更了解我，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敏锐。她的表情、她的玩笑、她偶尔的“吓唬”、她纸条里的关心，哪怕是最不经意的字眼，都像是某种微妙的试探，又像是一种刻意的疏离。

她在试探什么？

或者有没有可能，她又在逃避什么？

我的目光落在那张纸条上，指腹摩挲着纸的边缘，心里五味杂陈。明明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却像压住了什么，让我的呼吸变得沉重。

她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复杂的？

所以才要选择一种“简单”的方式来面对我？

——朋友。

这两个字，我再熟悉不过了。

可是，我并不很滋味。

钟声响了……

但它好像在我的世界里停滞了。周围的嘈杂都离我很远很远，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盯着那张纸条发呆，像被困在一个角落，所有情绪无处倾诉。

她呢？

她是不是已经潇洒地走了，像往常一样，笑着跟朋友们打闹，毫无负担地继续她的日常？也许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片段，她甚至不会再回头想起，而我却在这片段里反复徘徊，找不到出口。

“算了。”

我低头，收起纸条，心底叹息一声。

收拾收拾情绪，回寝室吧。

打铃了……

我冲出教室，一把搂住张豪，力道大得自己都没控制好。

“我输了……”

声音被嘈杂的人群吞没，但我还是低声喃喃道：“I got lost.”

走廊很暗，天已经擦黑了，教学楼里却依旧人来人往，昏黄的灯光把一切拉得朦胧又模糊。

YeHao 愣了一下，拍拍我的肩：“怎么了嘛？表白遭拒了？”

“没有。”

我还在故作坚强，但嗓音轻飘飘的，像风一吹就要散。“我还是输了，输了……输得一无所有，彻彻底底。”

SanGo 闻声跑过来，表情带点戏谑：“我知道了，是不是 Rain 跟你搞起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你输了？”

“……我伤心。”

“行了，我懂了，就是 Rain。” SanGo 用一种“你就别装了”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再解释，低头盯着掌心里那张被揉皱的纸条，薄薄一张，却像压在心口，沉甸甸的。

回到寝室。

我甩下书包，倒在床上，闷声说：“我想睡觉……I can't stand anything.”

GayRo 探过头，看着我的脸色，声音带点担忧：“你怎么了？怎么死气沉沉的？”

“我输了……”

“你跟哪个输了？该不是……”

我翻了个身，脸朝着墙壁，闷闷地吐出一句：“不是她，是 Rain。”

…？

“哟，果然是她！”

“你不会真喜欢她吧？”

起哄的声音此起彼伏。

但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沮丧。或许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期待什么，所以也谈不上多失望。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以后怎么和 Rain 相处。

尴尬，远比伤心更让人难受。

这种情况，我既熟悉，又无比陌生。

——熟悉的是“被逃避”这种事；

——陌生的是，她的方式。

夜晚的风透过窗户缝隙吹进来，我盯着天花板发呆，思绪翻涌。

“算了，就算了吧……”

我闭上眼睛，告诉自己：从明天开始，我要把她当空气。

——第二天。

教室里，我的内心微微晃动，我走进来，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然后，我看见她来了。

Rain 坐在座位旁，目光落在我身上，似乎有话想说…

然后，她递来一张纸条。

“昨天晚上看完读后感（？）”

她的字迹依旧随意，但这一次，我好像能在笔画之间，看到她眼神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

她是在认真等我一个反应吗？

她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安慰？解释？还是确认某种她也说不出口的东西？

我承认，我是有那么亿点点地喜欢她。

可面对她这种看似随意、实则认真地“追问”，我却有些语塞。

毕竟，她是有“男朋友”的吧……虽然那男的从来没出现过，也没人见她 and 谁真的一起过。

这反而更让人摸不清她的真实情绪。

于是我低下头，开始给她写回纸条。老师在台上讲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觉得现在这个时刻，比任何考试题都更难应付。

我刚写了一半，她的纸条又传了过来：

「这个送给你，希望你不要太伤心（？）」

收完纸条，还甩过来了一个便便形状的蜡笔小新玩具。

……我愣了一下。

这什么审美啊！还送个便便？但确实……有点受宠若惊。

她就像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天气，刚刚还是阴天，这会儿却忽然撒下一束阳光。

不过，也正如我曾对自己说的——我没有那么伤心。

我心里的那份喜欢，还没到失控的地步；还没深陷到不能自拔的阶段。

我们现在，至少还可以算是“朋友”。

我们可以传纸条，可以说话，可以分享零食，可以在彼此身边不知不觉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我低头写下纸条：

「我并没有很伤心啦，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的。只是当下确实会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怕你会觉得尴尬，也怕我自己表现得奇怪。但现在看来，好像也还好，你比我想象得还大方，也没当回事，反倒是我自己脑补了太多。你还行，我也还行，我们就这样继续相处下去吧。」

上课，我们依旧是在传纸条。

在这个带着点暧昧、又有点像游戏的氛围中，我根本没打算多想什么规矩或者尴尬。

传纸条这种事吧，说实话，比听课好玩有趣多了，它更像一种仪式感，尤其是跟她之间。

她会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我们之间来回传的纸条折起来，塞进她的笔袋最深处，甚至还会用那种可爱的便利贴包住。有时候我不经意看到，心里就会涌起一种奇妙的满足感——

她是在认真珍藏这些东西。

这些写满碎碎念的纸条，成了我们之间一点点特殊的回忆。

虽然，我是被她“婉拒”的人——但每当她笑起来，或者做出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我还是会忍不住，觉得她真的、真的很可爱。

就比如前几天的一件事：

那天她伸出手来，半靠在我桌上，软软地说：“给我。”她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撒娇，又有点漫不经心。

我一时兴起，想逗逗她，没直接递过去糖，反倒轻轻锤了一下她的手心。也没用多大力气，只是想让她反应一下，然后再笑着递过去糖。

结果她手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有点黯淡。

然后，整个人就像风吹过的小狗尾巴草似的，垂下脑袋，趴回了桌面。

一句话也不说了，像突然被打败的小动物。

.....我当时愣住了。

她是真的生气了吗？还是觉得我不尊重她？

再想起她眼神里那一瞬间的失落，我的心也开始像打翻了的墨水瓶一样，乱糟糟的、慌乱不已。

我不该逗她。更不该让她因为我而失落。

明明她连一个便便玩具都舍得送我，明明她会认真保存我给的每一张纸条.....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中二但我觉得必须要做的决定——写一封长长的“致歉信”。

像以前初中那样，我写过很多封“告白信”，写过很多给那个早就已经走远了的“她”的情感信，试图用文字让对方明白我的全部真诚。

现在我也决定用那种“写作文”的方式，给 Rain 写一封“郑重的道歉信”。

我从午自习开始写，一直写到上课铃响，还没停笔。

上政治课了，我还趴在桌上继续写。

我的笔迹一行一行铺开在演草纸上，认真得像在誊写誓言。

Rain 注意到了我在干嘛，疑惑地偏头问我们中间的 XinRoa：“他在写什么？”

XinRoa 斜着眼扫了一眼我，耸耸肩回答：“不知道。”

她大概也看出来我神情的专注了，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张纸条：

「做笔记。」

一看这句，我突然觉得有点心虚，有点好笑。

她不是冷冷地生气，也不是彻底不理我，而是以这种方式提醒我“别走神”，还是像往常一样。

我继续写，把那些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句子一笔一划地写下去。

“我打你绝对不是故意的，你当时情绪变了我真的注意到了，我不是没看见。只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我也太害羞、太笨拙了……很多话我没办法当面说出口，所以只能用纸条告诉你。I am so sorry.以后我一定会控制好分寸，不让你再不开心了。”

纸条传了过去。

过了几分钟，她又传回来一张更小的纸片：

「认真写笔记。」

简单的四个字，后面还画了个冒汗的小表情。

但这一次，我看到那小小的涂鸦时，心里突然就松了一口气。

她原谅我了。

她不是那种一下子就情绪爆炸、然后再也不理人的人。她反而比我想象中温柔，也更包容。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更懂她一点了。

她不是没心没肺，也不是忽冷忽热。也许，她只是很敏感，所以才选择用嬉皮笑脸的方式来伪装情绪。她不是没在意，而是比谁都在意，所以才怕显得太认真。

我捧着纸条，心里热乎乎的。

或许，有些喜欢就该这样慢慢来，不慌不忙，不吵不闹——在纸条里慢慢交换彼此的思绪，

在一点点靠近中，把朋友的关系，悄悄发酵成一些更模糊、却又更真实的感情。

她依旧像往常一样继续上课，边记笔记边偶尔偷瞄我一眼。

而我也收起纸条，乖乖打开政治书，翻开那一页。

当然，我记得，还有那么一次。那天是中午，阳光从教室窗户斜洒进来，光斑在她的头发上闪着金棕色的细丝。我们又闹着玩，具体细节已经模糊了，可能是我又不小心碰到她了吧，或许是说了什么玩笑话，也可能是单纯她的小情绪突然上线。

她就突然趴下了，整个人埋在臂弯里，一动不动，像是一只突然没了电的小猫，整个教室的喧哗仿佛都与她无关。

我顿时慌了，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一拍——她是不是又被我惹不开心了？

我心里突然一紧，明明嘴上一直说着“开玩笑而已啦”，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往她那边靠近了一点。

我小心地弯下腰，低头凑近她耳边，小声问：“你怎么啦……是不是……？”

她还没有动静。那种沉默让我有点害怕。

可就在我刚想继续说点什么的时候，她猛地抬起头，脸上忽然扬起一个坏坏的笑容：“骗你的，吓你一下！”

我整个人当场愣住，脸上的表情可能瞬间从紧张、慌张转变成极致的无奈。

“你……”我张嘴半天才憋出一个字，“哎呀你真是……”

她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盯着她的笑，半天没说话。

真的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Maybe this is love?

有时候感情可能就是这样，在对方一个眼神、一句调皮话语里，你突然感受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在心头悄然泛起。那种情绪，不像告白那么轰轰烈烈，也不像分手那么刻骨铭心，它是悄悄的，但每次回想起来都泛着温柔的光。

那之后的几天，我们依然聊得很欢。

课上课下，纸条一封接一封，莫名其妙的，有时想拉扯她的手。把纸条递过去，她准备拿过去的时候，我不松手的力气……

“想摸手？”

“Maybe, Maybe.”

我们之间的互动就像两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在“无声”的课堂里构建一座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

她有时会轻轻看我一眼，我也目视回去。

“你看什么……”

而每次我看到她低头看纸条笑的样子，心里都会涌出一种奇怪的感动。

她还在笑，我还在等，这样也挺好的。

某天晚上，我回到寝室，心里还在回味我们白天一起吃零食分享的画面。

SunDai 突然从上铺探下头来，神秘地看着我：“Aururo，我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我脱了外套，刚准备坐下。

他一边低头滑着手机，一边用一种带着点八卦的语气说：“其实，我觉得你和 Rain，挺有机会的。”

我的动作瞬间停了，心跳“咚”的一下。

“怎么说？？？”我语速都快了一些。

“她和她男朋友关系其实不太好。那个男的啊，就只是想睡她，其他的都不走心。”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气，“而且，我之前和 Rain 聊天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你挺好的。”

我听到这里，脑子就像被丢进一颗小型炸弹，整个人都炸了。

心跳开始没规矩地乱跳，耳朵仿佛也开始泛红。

“真的哟。”我简直站不稳了，鞋子都快踩歪。

“真的啦，我可以给你看聊天记录，她还夸了你的。”

我咽了咽口水，脑袋一热，却突然说：“我不看！”

然后直接一把躺上床，盖上被子，眼睛瞪大盯着天花板。

“我现在困了！管她男朋友睡不睡她，反正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话是这么说，但我整个人仿佛一秒都睡不着。

心跳声大得像鼓点一样，耳边还反复回荡着一句话：

她觉得我挺好的。

她……真的夸我了吗？

她的“挺好”，到底是朋友之间的“你人不错”，还是一种更特别、更柔软的喜欢？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嘴角藏不住那点小小的笑意。

也许，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吧。

至少现在的我，对明天，充满了期待。

算了写点东西吧……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到教室，靠在窗边，望着走廊那头。阳光正好，整栋教学楼还没彻底醒来，只有零星脚步声。可我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说不上来的期待、忐忑、不安，搅在一起。

早读快开始了。

当她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那一刻，我竟莫名地笑了。

她穿着还是那件熟悉的校服，好像拿着点东西走过来，眼神没看我，却在路过我课桌那一刻轻轻撞了我一下，嘴角勾起一个小小的弧度。

我心跳得有点快，假装镇定地坐好，低头把昨天的纸条重新塞进课本里，仿佛要再从那些字里找出一丝“她可能喜欢我”的线索。

但，今天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传着纸条，嘻嘻哈哈地聊些无聊的段子，调侃老师的小癖好，或者分享零食。

可我控制不住，还是写下了那封纸条。

不是表白，但也差不多了。

我想把我那点点的喜欢，用一种不那么直白的方式告诉她。

我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笑笑打过去，轻松回我一句“哎呀我们是 FRIEND”之类的话。

但我没想到，她的回信却出奇地沉重。字迹仍旧是那种随意的、不拘一格的风格，可字里行间却带着一股压抑的重量。

「你和我互动之前就知道我有 BF，虽然我和他感情不好，但不可能那么渣……如果我说，你和我谈恋爱，然后我必须让你改变，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就自残，这样你还会喜欢我吗？」

看到这段话的瞬间，我整个人都像被掏空了一样。

教室依旧喧闹，老师在讲课，同桌在打瞌睡，前排有人偷偷在玩手机——可这一切都好像离我很远很远，我只看着那张纸，手指有点抖。

她在跟我说一个假设，一个极端的、沉重的假设。

是她太理性了吗？还是，她其实早就知道我有那么一点喜欢她，只是一直选择了绕过去？

我不知道怎么回。

我把笔拿起来又放下，纸条折了又展开，终究一笔未落。

然后，又一张纸条被传了过来：

「我说的话有点重了……你还会写我吗？」

我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好久，脑子里一片空白。

“写”是什么意思？是写日常里的她？是写纸条的她？还是继续把她写进我小说的故事？

我拿起笔，写了几个字，又划掉。

最后，我只是写了：

「写什么？我能写什么？」

回应很短，甚至可以说有点冷，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过了一会，她又递来一张纸条。

这次没有任何调侃、没有可爱的小画、没有表情。

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

「好吧，缘分到这里只有 See you。」

那一刻，我真的有点扛不住了。

像是一记锤子，直接锤在心上。不是很痛那种，而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像一团厚重的雾，把我整个人都包住了。

我盯着那张纸条，眼睛发酸，却又不愿让自己在这种时刻显得脆弱。

身边的人依旧在笑，在闹，老师还在讲着课。

而我，就一个人坐在课桌前，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慢慢、慢慢地在我胸口弥漫开。

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会难过。

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你，而是她“喜欢”得太小心、太压抑，压抑得让你也不敢靠近。

我低头，把那几张纸条一张张叠起来，塞进我衣兜里面，准备下课扔掉。

那不是一段简单的对话，那是我心里一场没能正式开始的告白，一场悄无声息就被“See you”封存的结局。

窗外的阳光还亮，却一点都不暖了。

中午的阳光带着点闷热，食堂里人来人往，嘈杂声夹杂着锅铲的碰撞和饭菜的香味，我却一口饭都吃得没滋没味。

饭后，跟着同学晃悠悠地回到教室。我刚坐下，眼神本能地往她那边扫了一眼——空的座位，整洁得不像她。

她不在。

我靠在椅背上，愣了几秒，心里有点空。也许她只是去窜班了，也许去找朋友了。

可我脑子里突然很想写点什么，情绪不写出来，我可能会憋坏。

于是我把练习册摊开，在最后一页的空白上，写下了一句：

「I FOUND THE WAY TO LET YOU LEAVE」

那句子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矫情。但又确实是实话。

我现在的的确是有些伤心，可伤心又怎么样呢？我还是得坐在教室里听课，做作业，像个没事人一样。

可我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好像真的裂开了一点点。

正当我发呆时，铃声响了，学生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我也收起了笔。

就在我准备从包里掏书的时候，忽然觉得背后一凉。

我猛地一转头。

Rain 正站在我身后，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一瞬间我真的吓了一跳，以为她又想用那种恶作剧的方式吓我。

但她没说话，也没有笑出声。

她只是站着，安静地等着我让出通道。

我下意识往旁边挪了下，把腿收紧，她这才轻轻地走了进去。

路过我身边时，她肩膀轻轻靠了一下我，动作小到几乎不能察觉，却还是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就在我还没回神的时候，她突然弯下腰，拿起我放在桌子上的笔。

我愣住。

她在我本子边缘，随意却漂亮地写下一个词：

「Sad?（不开心吗？）」

写完后，她没有解释，也没有回头看我，只是淡淡一笑，然后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因为，她不是不知道我在难过——她全都知道。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张昨晚写到一半的纸条，那个“读后感”，本来是为了回应她昨晚最后那句：“I am sorry, ~~but I love you.~~”

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是道歉？是深情？还是……她自己也没理清楚？

她昨晚的纸条信息量太大，甚至夹杂着一丝文学式的伤感情绪。她提到《半岛铁盒》，提到《我落泪情绪零碎》，说“我们好像有点太亲密了”，然后又留下一句不带任何注释的：

「I'm sorry, ~~but I love you.~~」

这句话像一根刺，卡在我心口一夜没拔掉。

我本来写了很多，赞她多有趣、多懂我、多善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很特别，比朋友亲密，又不像恋人那么热烈，但却真实得让人眷恋。

只是昨天写到一半，寝室熄灯了，草草收尾。

可今天，我还是决定把这封“读后感”交给她。

纸条的末尾，我写了一句：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

我折好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传给她。

她接过后没说话，低头就开始写。

她写得很快，笔尖划过纸面的速度几乎跟我心跳一样急。

我没有看她的表情，只是一直盯着她的背影——那个背影不再像之前那么轻松愉快，她的肩膀微微耸着，好像有话憋在胸口，非要写出来才能解脱。

教室外的阳光一点点斜过来，照在她的侧脸上³。

她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在我心上敲了一锤。

我有点怕她的回信。

但我又，迫不及待。

那张纸条被她折得很整齐，传回来的时候，我几乎是屏住了呼吸去接的。

轻轻展开，那熟悉的字迹扑面而来，还是那么不修边幅，却带着她特有的温度。她写得不长，但每个字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像是她一字一句坐在我面前说出来似的。

——「其实，我也不敢说清楚，但我好像也对你有点感情。」

看到这句话，我心头一震，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了地。明明只是“有点感情”，不是“我也喜欢你”，不是“我愿意”，不是任何承诺，但它就是能狠狠地撼动我心里那个一直在小心翼翼等回应的角落。

她接着写道：

——「There'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 that I can promise you — I love you.」

一首歌的歌词，她没有写出处，但我懂她的意思。

³ 实际上当时没有阳光，全是想象。

她不能给我很多，她不能推翻自己和别人交往的事实，她甚至不能保证以后还会继续和我联系……但她能承认，在这一刻，她的确，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

是那种躲在课堂后面偷偷笑的喜欢，是那种透过纸条传递的小心翼翼，是她对我说“Sad?”时的温柔，也是我们靠在一起时的那种，微妙却真实的默契。

她在纸条的末尾，还加了一句：

——「朋友之间也可以喜欢吧？」

我一瞬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她。

是啊，我们是朋友，但我们真的只是朋友吗？从那些“无意的”靠近，到那些似有若无的关心，再到她突然在我笔记本上写下的“SAD?”，我们之间，真的只是朋友之间的“喜欢”吗？

我把纸条捧在手里，一边笑着，一边又想哭。

说实话，我感到一种奇妙的轻松。不是因为得到了“爱情”，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感受这些情绪。她也有感觉，哪怕只是“有点点”。

我在本子边上回了一句：

——「好吧，那就做有喜欢的朋友吧，至少这比什么都不说要好。」

她看完纸条，抿着嘴笑了笑，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她眼睛里的星光，虽然不耀眼，却藏着很多未说出口的情绪。

我们继续传纸条，继续在课间嘻嘻哈哈地互怼，继续在放学路上一起走一段。

好像一切都恢复如常了，甚至比之前更近了一点。

但我心里还是忍不住会去想——

这一段“比朋友稍微多一点”的关系，能维持多久？

她和她的男朋友那边始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她情绪有时候不稳定，我知道她脆弱的地方很多。而我，也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没有办法给她多么明确的未来。

我们像是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上，彼此小心翼翼地靠近，又不得不在心里拉起界限。我们之间没有承诺，没有名分，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支撑这份“喜欢”。只有一张张纸条，一些躲在字缝里的温柔。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发呆，望着教室窗外的天空发呆。

——这段关系，还能走多久呢？

也许很快就结束了，也许明天她就突然远离，也许某一天我也会累，不想再写纸条，不想再强作镇定。

但至少现在，至少今天，她传回纸条的时候，她写下了“I love you”。

不是戏谑，不是调侃，是她认真地，用那一贯潦草却不含糊的笔迹，写下的情感。

那就足够了吧。

就像那句歌词一样——

There's only one thing that I can promise you... I love you.

我无法许诺未来，但此刻，我是真的喜欢你。

第三部分 氩氩

“喂——你过来一下，我亲你一口。”

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地从旁边传来，像一颗石子丢进我本就平静不了的心湖。

我正低头写作业，笔尖还停留在半个字上，手顿住了，脑袋却猛地炸开了。

我不是没听清，而是根本不敢相信她会这样说。

是 Rain 喊的，毫无预兆。她说得自然又轻松，就像是在问“这道题怎么写”，但偏偏内容是那样令人心跳加速。

我装作没听到，继续低头，但心跳已经“咚咚咚”像是锣鼓敲在耳边。

她没放过我，语气里带着一点点撒娇的催促，又重复了一遍：“要得不要得？不说话我当你默认哦？”

我轻轻抿了一下嘴唇，用一种介于调侃和自我保护之间的语气回道：

“If I say yes, you will say that just a kidding, If I say no, you also will say that just a kidding.”

话音刚落，我就看见她愣了一下，显然没听懂我那句半调子的英语，但她并没有在意，反倒露出了一副“哎呀你别躲啊”的样子，突然，轻轻拉住了我的手。

是那种很轻很轻，却带着电流的触碰。

我的心差点跳出喉咙。

“要不……我亲你口？”她侧过头，看着我，眼睛像是藏着星星，亮得让我无法直视。

我嘴角微张，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发出一点含糊的语气词：“哎呀……”

我心里当然想啊，怎么不想？我可是偷偷喜欢了她那么久，可是她真的、真的只是开玩笑吗？

她大概看穿了我那点小胆怯，又笑着凑过来：“你看嘛，这么多人，怎么亲啦？不如……放学去走廊那边？”

她故作正经地说，声音压得很低，却像是故意贴着我的耳朵讲的。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脸也开始发烫，根本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要不？”她咬着下唇，又轻声补了一句，“亲你个手？”

“我手不是已经在你那儿了吗……”我小声嘟囔，声音细到几乎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她挑了挑眉，一副“哦？”的表情：“那亲手这事，不是应该你男生来做吗？”

我一下子语塞，脸一下烧得更厉害，连空气都变得燥热起来。

我下意识想移开视线，但她却逼着我看向她，一脸期待：“亲了哦？亲了哦？”

我的脑袋像是当机了，嘴上却硬撑着，说了一句：“Anyway……”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像是放过了我一样，笑着摇摇头：“算啦，算啦，亲什么亲，牵个手就好啦。”

说完，她又自然地握住了我的手，像是这个动作本该发生。

我的心，还没从“亲一口”的高压状态缓过来，手却被她的温度包住了，整个世界突然像是被摁了暂停键。

这人……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明明一句话就能让我乱成一锅粥，明明一个小动作就让我失控，但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笑着继续看她的书，留我一个人，在心里反复回味刚刚那几句话、那个眼神、那一下轻轻的握手。

也许，这就是喜欢吧。

既暧昧得让人头疼，又甜得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秒。

.....

又是课间，又是疯疯闹闹的时光。

Rain 依旧像往常一样和我打闹，轻轻地拍我一下，我便假装生气地回拍一下她，突然，她的鞋带给踩开了。

“欸，我鞋带开了。”她嘟囔一声，蹲下来开始低头系。

我看着她蹲在那儿，小脑袋晃啊晃，突然就生出了一种想摸摸她头的冲动——那种念头来得猝不及防，但又止不住地膨胀。

她头发细软，有点毛茸茸的，看起来就很好摸。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地落在她头顶。

她没有反抗。

我胆子又大了一点，轻轻地揉了揉，像在摸一只猫。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就顺手按了一下她的头，还有点坏心思地想让她起不来。

她没动，过了一秒，突然朝我这边偏了一下头，身体也不自觉地靠近了。

然后，她猛地叫了一声：“哎——哎哎哎！这个不行啊！！”

我一愣，还以为她真生气了。

结果她抬起头，脸蛋通红，嘴角却压不住笑意：“你这个姿势不行，会被举报封直播间的你知不知道！”

“啊??”我彻底愣住了。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刚刚那个姿势，如果从后面看，真的……呃，有点太“亲密”了。就算是闹着玩，这也……太超界了吧！

我赶紧松开手，脸一下子烫得像被打火机点燃似的，急忙往后缩了缩，手心还有她头发留下的余温。

她站起来，脸红得跟熟透的苹果似的，却像要爆炸一样地笑着：“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害我现在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真的被你整得有点晕。”

她边说边回到座位上，却还是不安分，开始疯狂地传纸条给我。

第一张：

「太带派了，再来一次！」

我嘴角抽搐，回了一张：

「我 Shy 了，让我好好听课好吗……」

她又回：

「不行！开房吧。」

我吓得差点把笔掉了，又忍不住笑了：

「哎呀我是真的 shy，给我缓缓行不行……」

她再传一张纸条，还写上了：

「你看看我脸，现在不也红着呢？莫名其妙被你整得……哎，怎么说呢，被你整爽了？」

我直接把脸埋进胳膊里，根本没法面对她。

这女生真的太会撩了，哪怕她嘴上说着“朋友之间喜欢也可以”，但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往我心里倒火一样。

我真的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下一节课都不用上了，我得

被她甜得发烧。

.....

晚自习放学，她要走了，我就喊住她。

我小声问了一句：“Where are my goodbye letter?”

她歪着头看着我：“什么 goodbye later?”

我看着她那双装着调皮和疑惑的眼睛，摇了摇头：“算啦.....你不记得就算了。”

她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盯着我的背影多看了几秒。

也许她真没记得，但我记得，那天她写的那张“再见”的纸条，我是怎么一句句地读，怎么一句句地被刺痛。

只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这种“暧昧而混沌”的状态里，我都分不清是继续前行，还是原地绕圈。

可我知道，我真的很不舍得——

不舍得这个和我疯打的女孩，不舍得她忽然凑过来的笑，不舍得那一句：“算了，还是牵个手吧。”

哪怕是玩笑，我也宁愿相信它是真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天气和平常一样，连阳光都和昨天没什么差别。

但她变了。

从我进教室的那一刻起，我就察觉出不同。Rain 还是坐在那里，还是和别人嘻嘻哈哈地聊天，但就是没再看我一眼。她的眼神避开我，甚至感觉 Love days is yesterday news 也没回应。仿佛一夜之间，她把我们之前所有的互动，所有玩笑，所有暧昧，全都打包封存，然后扔进了某个我永远够不到的地方。

我一开始还以为她在闹脾气，故意玩冷战。

直到我听别人说，她最近好像喜欢上了隔壁班的某个男生。那一刻，我就像被人迎头浇了一桶冰水，从脖子一直凉到脚底。

我没法接受。

真的没法接受。

前一天我们还在传纸条，她还在开着“要不要亲一下”的玩笑，我还在脸红心跳地应对她的每一句话，结果今天.....她突然就不属于我了。

其实，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说什么。毕竟，从头到尾，她都没有真正答应过我什么。我也没真正拥有过她。

但我的情感呢？我的思念呢？那些在上课里一笔一划写下的纸条，那些假装若无其事却悄悄观察她笑容的眼神，那些控制不住的期待和想靠近的冲动.....这些该怎么办？

我只能逼自己去接受这份落差。逼自己在她面前装作毫不在意，继续笑，继续正常地生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去追问，她可能会笑我“srsly？”；如果我去表达，她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点”；甚至更残忍的可能是——她会用那种云淡风轻的语气说：“我从来没喜欢过你啊。”

所以我不敢问，不敢说。

只能藏。

藏在每节课的沉默里，藏在纸条空白的角落，藏在假装无所谓的微笑下面。

但我的笔，停不下来。

我还是在本子上写着，写那些她永远不会看到、也永远不会回应的话。每一个字像是一道伤口，但我还是忍不住去写。

因为写下来，至少，我还能假装她还听得见。

我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下课了。没吃早饭的我猛地合上本子，把它塞进抽屉里，然后冲向食堂，像是要把那些未说出口的情绪也甩在身后。

可惜，那些情绪一直跟着我。

我在笔记本的最后，留下了这样一段：

「Rain:
*I don't Care what happened,
anycase,I want to tell you*
I LOVE YOU.

——LeBaor」

这是一段没有收件人的告白信，也是一份再不会寄出的温柔。

我知道她不会再回头看我，但这份心意，至少我自己记得。

吃完饭回来，我只期望：

早点放学吧，让我尽快逃脱这一切，这样一切都会过去的……回到宿舍就有其他事情可以转移注意力，不再去想这些复杂的情感，甚至不再去想她。

但是，今天过得真的好慢，课也听不进去，睡也睡不着，摸鱼也根本不可能，仿佛一切都被她占据了。她没有主动找我聊，但她又在我周围，总是出现在我视线的角落，像个隐形的牵绊，让我无法摆脱。

我有些迷失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

于是，我又拿起笔开始写东西，像是想通过写字去排解那些满脑子的

情绪，尽管我知道这不会有什么改变。

「GayRo:

我知道她从来.....是我的情愫.....」

这些话有些自怜，但我又觉得它们能帮我整理一点点心情。可是，正当我写着，我隐约听到 Rain 的声音。

她在问 XinRoa: “他在写什么？”

我顿时心跳加速，仿佛一切都暴露了。

XinRoa 撇了我一眼，然后回道：“不知道。”

我没有回应，但心里却掀起了涟漪——她关注我了吗？在乎我在做什么？

这节课开始了，老师让我们看《红楼梦》。

老师的讲解枯燥无味，而课堂的气氛也跟着低沉。通常这种时候，我会找点乐子，做点小动作来分散注意力，可今天我的心思不在课本上。

甚至连上去帮忙弄多媒体的心情都没有，尽管我是唯一一个能操作电脑的。

突然，我听到她叫我：“Aururo.....”

我心里一紧，转头看她。她好像有些在意我刚才写的东西。

“你今天在本子上写了什么？”她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一瞬间，我慌了，难道那个本子被她看见了？我没注意到她是不是从我书桌上看到我的笔记本，还是她根本没看，只是想逗我。

“什么？”我故作不解，想转移话题。

“就是你的那个作业本.....”她继续问，语气带着一丝不明的期待。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我尽力装作轻松：“嗯？什么？”

然后下意识地咳了一下，赶紧补充，“咳咳，Rain... I don't care... I love you.....”

我心里一阵慌乱，简直恨不得立刻消失。

可她竟然没停下，还在期待我的回答。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堪，“好好，你别说了。”我赶紧打断她，声音有点抖。

她似乎玩得很开心，依然带着戏谑的语气说：“快上去弄多媒体，不然我就大声念了。”

我心里一阵乱麻，既想逃避，又觉得她这么调侃其实有点让我心碎。我没办法拒绝，只能机械地站起身，去执行她的“命令”。

我匆匆忙忙地解决了多媒体的问题，心里一片混乱。等我回到座位上时，她又冲我笑了笑，眼里带着那种我无法捉摸的意味：“一天写些啥子哦，有点猎奇了哈。”

她的话像一根刺，轻轻地插进了我刚刚才试图安放好的心情。

这句话看似轻松，带着戏谑的口吻，却让我感到无比沉重。

猎奇？我真的是这么可笑吗？

我拼命掩饰，心里却如同一块碎片，在她的每个玩笑中慢慢崩塌。

我低下头，觉得脸上的笑容越来越难以维持。| |

“that's enough.”我低声回应，尽量保持冷静，虽然内心早已乱成一团。

可是心里那股无名的痛，依旧挥之不去。

周末，我以为自己会崩溃，结果还好——没那么惨烈，只是躺在床上发了整整一天的呆。不是不想她，是不敢想。

我一边想着周一怎么回学校面对她，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在收拾东西。

幸好，我的备用机到了，总算有个能让我转移注意力的玩意儿。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只想沉进别的世界里，不用面对现实里的Rain。

对了，还得带几瓶酒——

俗话说：借酒消愁，消得一干二净。

星期一，我回到教室，她依旧坐在她的位置上，和那个她喜欢的人说说笑笑。

我心里那种说不上来的难受像水管漏水一样，没声没响地一直流，一点点把我掏空。

但也好，我也找到了我的方式：谁也不打扰谁，各自安好，各自沉沦。

于是，我默默摸出手机——

原神，启动！

“滴——”还没登上账号，手机就被收了。

我苦笑了一下，看着讲台上巡逻的老师⁴，又转头看了看她。

她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一下——那笑不是那种会心的笑，而是一种……讥讽的、嘲弄的笑，像在说：“你还没放下啊？”

我忽然觉得脸火辣辣的。

行吧。那就喝点小酒吧。

45度的江津白酒，放在书包最底层，没人会注意。中午没机会

⁴ 当时是在宿舍被收的，不是教室。这里这样写只是为了故事情节更加紧凑。

喝，晚自习老师又刚好请假——老天都给我开了绿灯。

我抿了一口，感觉喉咙被火烧了一样，然后慢慢地，一股晕乎乎的舒适感爬上来。

我忍不住又喝了一口，再一口。

脑子开始轻飘飘的。

那些压抑的情绪、委屈、羞耻、愤怒、喜欢、无力——一齐涌了上来，我开始语无伦次地在脑子里喊：

Rain, Laura.....你们是我的 Only。

可 Rain 你也是个坏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吊着我、玩我、用那种温柔的声音跟我说“喜欢”，却转眼爱上别人？

我又不是个工具人，为什么我连个解释都没有就被你抛下？

我低着头，又猛喝一口。**啊，痛快。**

我一边喝，一边发疯一样在本子上写字，又在乱涂乱画，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边角画了 Rain 的名字，然后又把它划掉，一笔一笔划得发狠。

突然，我感觉有人在笑我，是 XinRoa 吗？还是 Goluld？我已经分不清楚了。

不管了，喝！

又是一口。

我脑子里开始浮现 Laura 的脸，我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我们说好放手，说好不再纠缠，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她。

“那烟和酒也都戒了，证明有多在乎你了.....”

我默念着以前写过的词句。

“一个人的爱情很简单，两个人的相爱为什么变得很难？”

心脏很痛。

我的酒呢？

我抬头迷迷糊糊地看着四周，酒不见了。我去问 XinRoq，她耸肩说不知道。

肯定是 Goluld 和 GayRo 偷偷拿去喝了！

我站起来想去找，可一阵晕眩袭来，我脚一软，**砰**地一声摔回了座位上。

不疼，但脑袋像被铁锤砸过一样嗡嗡响。

“哇哈哈！”有人在起哄，我听不清是谁。是他们在笑我？还是我自己在笑我自己？我不知道了。

意识开始模糊，但我还记得，我还看得见灯光晃来晃去，Rain 似乎看了我一眼，我不确定那是什么表情，是心疼吗？还是嫌弃？

突然 Goluld 冲上来，把我拖出教室，拉到厕所里，我记不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他拍我脸，说：“你清醒点啊。”

我迷迷糊糊地靠在墙上，只知道我现在好累，好想睡一觉，不管这世界了。

后来好像班主任发现了点什么。听说他以为我低血糖发作了。

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送回了家。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带着点宿醉的疲惫和一些尴尬。

我知道，今天他们肯定会问我，昨晚发生了什么——

可我最怕的，其实是 Rain，她会怎么看我？她会笑吗？还是，根本不会在意？

更怕的是，她不会问，她什么也不说，就那样平静地和别人说笑。

那样的冷淡，比任何一句“你太幼稚了”都要伤人。

我坐在位置上，看着阳光一点点落进教室，我突然发现——

比酒更苦的，是清醒的这一刻。

回来之后，Rain 开始和我聊天，就说我干了什么，还模仿我倒地的动作，还给我录了视频……我真的是服了……

然后 XinRoa 提醒我看我的笔记本，结果我写了一堆：
“XinRoa，你相信爱和喜欢吗？”

“不相信。你喜欢谁，Rain 吗？”

“Maybe……”

哎呀当初我在说什么胡话。

不过 Rain 好像也把我删了，好了，不相往来吧，我喝都喝了。真的是服了。

Drak Rain 下篇

从这里开始，大多都是虚拟故事了。

第四部分 枯笔

从这里开始，B 版的内容与 A 版有较大差异。你持有的是 A 版。

由于作者的打印设置，从此索引的部分内容未打印。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终于受不了了。

是我先动的手，是我，先删的她。

我已经反反复复憋了好多天，那种压在心里的委屈、疑惑、不甘，还有……一点点卑微的喜欢，像泡在水里的纸张，一点点地胀开，最后再也撑不住，烂掉。

我原本不是要说“互删”的。

我原本，是想发这样一段话的——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只是玩我还是怎样？我已经搞不懂了，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喜欢我，要么不喜欢我，你选第二个我们就互删吧。”

我把这段话打在草稿里，一遍一遍改词，删掉又重写。

“要么喜欢我，要么不喜欢我。”

这话太硬了，是不是太像在逼她？

可我真的不想再这么吊着了，像一条被拴着的狗，朝着一点点温柔摇尾巴。

我转头问 Goluld：“我这样发行不行？”

他正在那边刷短视频，咬着薯片，说：“行啊，发！你要不给自己个痛快，永远都在那儿拖着。”

“.....我不好意思发。”我咬着牙，说。

寝室里灯光晃得人眼花，哥几个正在玩游戏，喊来喊去的，一片吵闹。

我内心却像个泥潭，静得要命。

“算了.....”我咬紧了牙，把那些字删了。最后只留下一句：

“好，互删吧。”

发送。

我把手机一扔，扔在枕头上。然后闭上眼，长出一口气。

.....

.....可我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明明不是想说“互删”的，我明明是想让她一个答案，想听她说：“我没有玩你，我是真的喜欢过你。”

但我发出去的，却是最简单、最决绝的那一句。

我好像，是把自己的退路也封死了。

我一夜未眠，翻来覆去。那句“互删吧”像一张白纸贴在我额头上，让我自己也开始质疑自己：

你是在争口气，还是在闹脾气？你是真想断了，还是还在等她回应？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去教室，一路上都在想她会不会找我，会不会问我为什么发那句话。

她如果问了，那就说明她还是在意的。

她如果没问.....那就真的完了吧。

结果呢？

她真的问了。

但也仅仅是问了一句。

像是在说：“为什么删我？”

声音轻飘飘的，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我愣了一下，嘴角想动一下，说点什么，但心里空空的，找不到语言的钩子。

我想说：“你不觉得.....我们已经不像以前了吗？”

我想问：“你有一点点心疼我吗？”

可我最后只是笑了一下，说：“没事。”

她也没再问。就这样，一笔带过了。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也许，这段关系已经 **Maybe 的 Over** 了。

但我们都不说出口，
就像地震后留下的裂缝，我们绕着走，假装还住得进去。

可我心里清楚，从那一刻起，

有些东西，已经断了。

第五部分 题跋

我的内心像是被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痛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一刻，所有的情绪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出，我再也撑不住，趴在桌子上，低声抽泣起来。泪水模糊了视线，桌面的木纹渐渐变得扭曲，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摇晃。我感觉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进了一个梦境——一个虚幻却又真实得让人心碎的梦境。

在这个醒不来的梦里，一切都像是被重新编织的画面。我没有和 Rain 吵架，那些尖锐的争执和冷漠的对峙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之间一种奇妙的和谐，仿佛时间倒流回了某个温暖的瞬间。她依然是那个让人捉摸不透的 Rain，情绪像风一样飘忽不定，亲密却又疏离；而我，依然只是她生命中一个模糊的影子，顶多算是个“朋友”——一个永远无法踏进她内心深处的旁观者。

“你不要伤心啦，是因为我而哭的嘛.....？” Rain 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轻柔中带着一丝戏谑。她侧过头看着我，眼里似乎有一闪而过的关切，但那语气依然是她惯有的模样——半真半假，像在试探，又像在调笑。她伸出手，像是想拍拍我的肩膀，却在半空停住了，仿佛不确定该不该触碰我。

我心里更痛了。那种痛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无力感。我不想听她的安慰，也不想面对她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我倔强地转过头，把脸埋进手臂里，任由泪水浸湿袖口，继续无声地哭着。她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但我却只想逃离，逃离这个梦，逃离她带给我的混乱。

就在这时，上课的钟声刺耳地响起，像一把冷冰冰的剪刀，硬生生剪断了这个虚幻的片刻。Rain 顿了一下，轻叹了口气，然后转身走回了她自己的座位。她的背影一如既往地轻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而我却还陷在桌子上，泪水和梦境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把我牢牢困住。

.....

第二天上午的自习课，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慵懒的气氛，窗外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课桌上，映出一片细碎的光斑。我和后桌的 Yanwang 聊得正起劲儿，话题从昨晚的电视剧跳到学校里的八卦，笑声时不时从我们之间迸出来，压都压不住。Yanwang 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一支笔，脸上挂着那种懒洋洋又有点坏笑的表情，时不时凑近我，低声说些只有我们俩懂的冷笑话。我笑得肩膀一抖一抖，头都不自觉地往后仰，完全沉浸在这份轻松里。

就在这时，Yanwang 的眼神突然一闪，像是捕捉到了什么。他停下手里的笔，微微眯起眼睛，视线越过我的肩膀，投向前排。我顺着他的目光回头，却来不及看清什么，他已经压低了声音，带着点揶揄的语气说：“喂，你别跟我聊了，瞧瞧前面的 Rain，那张脸啊，不开心和生气都写得明明白白……”

我愣了一下，转头去看。果然，Rain 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背挺得笔直，头微微侧着，正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目光盯着我。那双眼睛像是两道冷光，直直地刺过来，带着点莫名的情绪——像是生气，又像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眉毛微微皱着，手里捏着本书，像是忘了翻页，指尖却不自觉地用力，把书角都捏出了褶子。阳光落在她脸上，反而让她那表情显得更冷、更尖锐。

“管她干嘛？”我嘴上这么说，语气故意装得满不在乎，转回头继续跟 Yanwang 搭话。我提高了点音量，故意让声音听起来更轻松，还顺手拍了下桌子，像是在强调什么笑点。Yanwang 配合地笑出声，接过话茬，聊得更起劲儿。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背后有股奇怪的压力，像一道无形的视线黏在我身上，怎么甩都甩不掉。那种“第六感”越来越强，像根细针，轻轻扎着我的后颈。

Rain 真的会在意我的情绪吗？我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是丢进水里的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我偷偷侧过脸，用余光瞄了她一眼。她还是那个姿势，手肘撑在桌上，手指随意拨弄着书页，眼神却已经移开了，落在窗外，似乎在看远处的树影，又似乎什么都没看。可她嘴角那抹若有若无的下沉，还是泄露了

一丝异样。我的心跳莫名快了一拍——她在乎吗？还是只是我自作多情？这个问题像个钩子，勾得我脑子乱糟糟的，连 Yanwang 后来说了什么，我都没听太清。

.....

跟 Yanwang 聊完没多久，笑声还在空气里回荡，XinRua 就从教室门口探进头来。她头发有点乱，像是刚跑过一趟，喘着气朝我招了招手。我抬头看她，她快步走到我桌边，低声说：“下完延时第二节课，Rain 叫你去美术室。”她的语气平淡，像只是单纯传话，可眼里却闪过一抹意味深长的光，像是在期待什么。

“哦，好的。”我点点头，声音尽量装得随意，心里却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经过上次那场争吵——那些刺耳的话和冷冰冰的沉默——我以为我们之间早就画上了休止符。现在她突然找我，是要和好吗？还是又一场新的试探？我低头盯着桌角，手指不自觉地抠着木头上的划痕，脑子里乱成一团。

延时课结束后，夕阳已经斜斜地洒进走廊，把地面染成一片暖橙色。我一个人走到室外阳台的栏杆上，趴在栏杆上，盯着楼下渐渐散去的人群发呆。阳光暖烘烘地落在脸上，可我却觉得手心有点凉。风吹过，带起一阵淡淡的画室里飘来的颜料味，我眯起眼睛，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却怎么也压不住心里的那点期待和不安。

突然，有人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背，轻快却带着点力道。我猛地一怔，转过身，正对上 Rain 那双复杂的眼睛。她站在我身后，手还停在半空，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又像藏着什么说不清的情绪。“你来了哦？”她的声音轻飘飘的，带着她一贯的戏谑，可那眼神却五味杂陈——像是温柔，又像是审视，甚至还有一丝我抓不住的疏离。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指轻轻一碰就收回去，然后歪了歪头，说：“走吧，去美术室。”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美术室，门一关，周围的空气瞬间沉了下来。房间里静得让人耳鸣，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和远处操场的笑闹

声，像另一个世界。画架上还散落着未干的颜料，桌角堆着几张皱巴巴的素描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油彩和木头的味道。我咽了口唾沫，心跳得有点快，紧张得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现在下课了，走廊上的人几乎走光，这空荡荡的美术室像是只剩我们俩，连影子都被夕阳拉得细长，投在地板上，交错在一起。

Rain 走到窗边，背对着我，静静地看着窗外。夕阳在她侧脸上镀了一层金边，发丝被风轻轻吹动，像一幅画，却又透着股让人不安的冷意。她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放松，似乎在酝酿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靠在她旁边的窗台上，装作不经意地盯着外面的操场，可余光却忍不住偷偷打量她。她抿了抿唇，像是下了什么决心，终于转过头，眼神直直地锁住我，开口说——

“我没有安慰你吗……？”然后她推开了我，不假思索。

梦醒了……

第六部分 落印

自从 Rain 和那个他“玩得很好”的人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以后，我开始慢慢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

我，或许一直都只是一个替代品。

她喜欢的是那个笑起来眼角弯弯、说话会让人舒服的他，而不是我这个每天皱着眉头、只会在纸上写情绪废话的我。

我的心开始拧巴、拉扯、挣扎。

一方面想摆脱她的影响，一方面又舍不得那些过期的温柔。

我也试着去找别人玩，跟 Goluld 他们说说笑话，和 GayRo 开开玩笑，但不管怎么笑，我的内心就像是贴了一层塑料膜，隔着，闷着，始终不真切。

那天上课，我又鬼使神差地开始写纸条了。

不是写给谁的，就是单纯想写。写写日记、写写心情、写写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一笔一划，像是偷偷从心脏里扒拉出一点点碎片。

可就在我写到一半时，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

“Wow, Aururo，你上课在写什么东西哦！”

是老师。

她笑着喊我，带着点戏谑，全班都看了过来。

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脸一下子烫得厉害。

我下意识把纸条往书本下面一塞⁵，动作快得像在犯罪现场藏证

⁵ 当时是已经被看完了，这里这么写只是突出戏剧性

据。

“没有啦……就是写点东西……”我嘴硬地回应。

我低着头，整张脸快贴到桌子上了。

其实那张纸根本没什么特别的内容，可是我就是不想被人看见。

尤其是——

Rain。

她在我后面几排，听到老师调侃我，居然还探头朝我这边看了两眼，笑嘻嘻地问老师：“是不是写小说呀~？”

她的语气又轻快又调皮，仿佛根本不在意这个小插曲，却又偏偏把我钉在聚光灯下。

下课后，她果然来了。

她径直走到我桌旁，也不寒暄，直接伸手道：“把纸给我看看！”我一愣，手下意识地往抽屉里一缩：“没有……我扔了。”

“真的？”她盯着我眼睛看，那种“我知道你在撒谎”的眼神。

“嗯……早扔了。”我咬死了不承认。

她看我一点也不松口，噤了噤嘴，狠一声，转头走了。

那背影很倔强，但又莫名有点……失落？

我低头，盯着抽屉里的那本子发呆。

上课铃响了，我犹豫了。

然后——

我还是把本子抽出来了。

但我很小心，把那些太情绪化、太露骨的句子一一撕掉，撕完了才把“能看”的部分，悄悄传给她。

我的心跳得特别快。

像是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的那种紧张感，又像是告白前一秒的忐忑。

过了一会儿——

她突然回头，喊我：“是给我写的吗？”

我装傻：“May~be.....”

我的嘴角在笑，心里却像吊着一根弦，不敢真的松。

过了几分钟，本子又被传回来了。

我翻开看了看，最前面的一页，边角有点卷，纸张被撕掉了一块，像是她手太用力了一下。

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我慢慢看」

就这么几个字，却比“我也喜欢你”还让人心动。

我没有回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本子收了回去。

心里突然，安静了几秒钟——像是一团乱麻里，有一根线，终于被人悄悄牵了一下。

但我也知道，就算线牵住了，线的另一头.....到底系着什么，我依然不确定。

事后，她还是给我回了信。

一封比我想象中更长的信。

我拿到那封纸条的时候，是她偷偷传给我的，趁老师转身写板书的那一瞬间。纸角有点卷，墨迹已经晕开了几笔，大概是她写得太

急，或者用力太重。⁶

我小心地展开，像是在翻开一封来自过去的告白，又像是揭开一封还未送达的道别。

她说——她从来没有讨厌过我。

说我们之间，也许可以成为朋友。

说她理解我一直以来的在意和情绪，但现在的她……更想和我以“朋友”的方式存在。

我读到这些话时，其实有一点轻松。

不惊喜，不难过，只是轻轻松了一口气。

像是终于从一个悬在心头的梦里醒来，虽然梦没变现实，但也没彻底碎掉。

“那……朋友就朋友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至少，还能在身边。”

后来我们又开始写纸条。

像之前那样，上课传来传去。她有时候还会写点小段子、小画或者歌词给我，我就会在下面用英文回她几行，装作神秘又不懂人情世故的样子。

她看不懂，就会笑着敲我桌子：“快点翻译啦！不然我撕了你本子！”

我当然会翻译。

但也不会立刻翻，总是拖几分钟，吊吊她的胃口，等她满脸不耐烦地“翻白眼”才给出答案。

那几天的相处，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那种“什么都可以笑出来”的

⁶ 实际上并没有，这里只是突出情感

日子。

但好景从来就不长。

她的热情，好像只是被勾起了一点点。新鲜感来的时候，她可以写满，画，甚至还会……

可等到第三天、第四天……呢？

我懂了。

她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我不怪她。

真的。

她有权利追逐新鲜，而我……也渐渐不再想写了。

我们就这样，在同一个教室里，各自安静下来。

不再传纸条，不再搭话。

她沉浸在她的世界里，偶尔笑得像太阳一样明亮，而我也重新拿起笔，把文字写回了自己的本子，而不是给她。

我知道我们都在克制。

克制着不打扰，克制着不靠近，也克制着不去提那一段不算开始、也算不上结束的过去。

说到底——

我不理解她，她也不理解我。

我们像两颗并排却不同频率的星星，只能在某个片刻短暂交汇，然后，慢慢滑向各自的轨道。

她在她的热闹世界里拥有鲜花和掌声，

而我，就继续在我静默的本子上写下心事，写下永远也不会送出

去的信。

曾几何时——

我看到她坐在桌边，低着头，肩膀轻轻地颤着，好像是在哭。没有抽噎声，但那种压抑的沉默，比任何眼泪都刺耳。那一瞬间，我是真的想走过去。哪怕只是递一张纸巾，哪怕只是轻轻问一句：“你还好吗？”

可是，我配吗？

我站在自己的座位上，指节攥得发白。眼神反复地看向她那边，又像做贼一样迅速移开。

我怕她厌恶。

怕她抬起头看到我靠近时，用那种“你干嘛”的表情看我。

我怕她以为我又在自作多情，怕她觉得我只是借机接近，怕她觉得我很烦、很低级……

所以我没有动。

我只是慢慢地、悄悄地——戴上耳机，调高音量，假装这个世界安静无声，假装我什么都没看见，假装自己也不在乎。

可其实，我心里乱成一团。

她是真的在难过啊，那眼神，是我从没见过的脆弱。那一刻，我的心比她还痛。

我是真的同情她。

是真的喜欢她。

可我就是不敢动。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

但那些都是真的……

以前的我们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吃完晚饭，她会刚好走在我前面，然后突然回头，吓我一跳，笑得像个调皮的小孩。

以前她会在晚自习塞张纸条给我，然后趁我还没看完就偷偷凑过来问：“你写的啥子嘛？脸红啥子嘛？”

以前她会在我低落的时候拍拍我肩，说：“Sad? Don't hate me...”

可现在呢？

她还是会偶尔出现在我前面，但不是回头吓我，而是加快步子，像是躲我。

她还是坐在我不远的地方，但不是递纸条，而是和别人说笑打闹。

也会和我说话，只不过语气变了，带着一点不耐烦，一点暴躁，一点“我只是暂时理你”的疏远。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她不再温柔，而我却依然在温柔地喜欢着她。

只是这份喜欢，早就藏不住，也不敢拿出来。

我每天都在“快点下课吧”“让我离开她远一点”“我不要再想了”这样的情绪里自我麻醉，

可又在放学回寝室的走廊里，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她还在不在，甚至会在某些安静时刻，偷偷幻想——如果那天我真的走过去了，安慰了她，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

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

她不是以前的 Rain 了。

而我，可能也不是她心里值得温柔以待的那个人了。

我只是一个人，在她曾经停留过的回忆里，慢慢坐老了。

——不过没关系的，我也学会了不去打扰。

*A 版由于 Rain 女主要求 BE 结局，所以就按照她的
意愿强制 BE...*

尾声 水墨画

时间一天天在过，我以为自己已经走出来了。

我和她，Rain，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好像一切都淡了，该翻篇的也翻篇了。偶尔在走廊擦肩，她也只是低头走过，不再是那个站在我座位旁吵着“我看一眼啦！”的小姑娘。

但奇怪的是，最近……我发现她很久没来学校了。

起初我没多想。

可能是请假？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可能只是——不想来。

可后来，听到别人小声议论：“Rain 是不是最近……心态有点问题？”

我才开始隐隐不安。直到那天下午自习课，Goluld 突然低声说：

“你知道吗，Rain 她……在家里割伤了自己。”

我的心一下子像被捏住了。

“不是很严重，但……听说是因为感情的事。”

我一开始想问：“是因为谁？”

但我咽下去了。

因为不论是谁，肯定不是我吧。

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甚至我都怀疑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相关”的消息，还是让我的心在一瞬间塌了。

我坐在座位上，望着她曾经坐过的位置，耳朵开始嗡鸣。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

我想起我们一起写过的纸条，我拼命写英语，她拿着本子歪头苦笑：“你能不能翻译一下？！”

想起她追着我喊：“要不要我亲你口？”我一边 Shy 一边逃，她却笑得像风铃一样。

想起我喝酒断片，即使她看起来很讨厌我……

这些片段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倒退着在我脑海重播。

可她现在在哪？在病床上吗？

有没有人握着她的手？有没有人跟她说：“没事了，你别怕。”

……

这些，我好像都没有做过。

我一直以为，是她先不喜欢的，是她吊着我的，是她不懂珍惜的。

可现在想想，也许是我一直都没能真正走进她心里。

也许她一直都在吵闹，是为了引起注意。

也许她那些疯疯癫癫的笑，是为了藏住心里的哭。

而我，只是一直误会她。

晚自习我又坐回了原来的座位。外面下雨了，刚好。

我翻开以前的笔记本，里面还夹着一页纸，上面她写的那句：

“好呀好呀。”was replied “再也不要理你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用那种轻快的语气对我说话。

我给她写了一张新纸条。不会再发给她了，但我还是写了。

Rain: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不想再回来，也许你现在很孤单，很想放弃。

但我想告诉你——

不管你现在在谁的世界里受了伤，在我的心里，你曾经是我全世界的

光。

如果哪天你还愿意回来，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说话。你就朝我走一步，我跑过去就是了。

——Aururo

她什么时候能看到呢？

也许永远都不会。

但我终于明白了，喜欢一个人，不只是暧昧，不是纸条，不是酒后胡话。

是当她真的倒下的时候，你心疼得快要炸开，却连一句“我还在”都不敢说出口。

她是真的，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一段时间。

而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听懂了她的沉默——

原来那些看似疯癫的笑，是一种求救的方式。

只是我听得也太晚了。

后记

在写下《Fall Chopin》的时候，我没有设想过它会被谁完整读完。

它不算一部小说，也不算是一份日记，更像是一种不知如何表达的情绪泄口，把一些青春期的混乱、心动、挣扎、误会、试探……统统揉进了故事里。你说这像个梦，也行；你说这是真事，那也不是全错。

这个世界有很多故事都是碎片组成的。有人轻描淡写，有人小题大做，有人早就忘记，有人却偷偷记了好久。每一段互动，每一张纸条，每一句玩笑话，在某个当事人心里可能只是随口而出的瞬间，但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就是整整一章的起承转合。

我不想把它写成一封情书，也不想当作一段控诉。它更像是：当我们回头望，看到那时的自己，有多不成熟、多孩子气，却也有那么点真诚、勇敢、甚至让人心疼的坚持。

你可能看到一些影子，有些人熟悉，有些人陌生。但无论是哪一位，都不是简单的符号。他们都在长大，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Fall」——不是堕落的意思，更像是「秋天」一样的慢慢凋落，也可能是「fall into」的那种不自知的陷落。

至于那个名叫 Chopin 的人，他当然不是肖邦。他只是一个用键盘敲字的人，把真实的思绪变成虚构的节拍，奏出一段略显笨拙但独一无二旋律。

你问我有没有 BE（Bad Ending）？我觉得没有。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句“喜欢”就能收尾的东西。

我们有时会分开，有时会冷淡，有时会走散，但只要这段经历被好好记录过、思念过，那它就不会白费。

也许你在其中看见了自己，也许你没看懂任何事，但那都没关系。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感谢你愿意翻完这些文字，无论你是谁、在哪、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我不求你记住这里的谁，也不求你对任何片段动容。只要你知道——青春故事之所以动人，并不是因为它永恒，而是因为它总会结束。

谢谢你。

——《Fall Chopin》

关于 AB 两个版本的区别

- **A 版** 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相对节制克制，删去了某些涉及个人情绪过于强烈的内容，也淡化了对个体角色的指责与评价，更像是写给“自己”和“回忆”的一本私密回忆录。
- **B 版** 是更完整的版本，它囊括了更多更复杂的细节与情绪起伏，包括未公开的部分笔记、冲突、误解与失控的瞬间。相较于 A 版，它更尖锐、也更真实，但未必适合每个人看见。

两个版本里的人，都是同一个人；只是，有些版本是留给自己看的，有些版本，是给世界看的。

——写在最后。